

## 小暑

小暑伊始,蘑菇状又大又白的云朵,赶走了夏至的乌云,在碧蓝的天空巡逻。

晨5时,黑幕拉开窗纱,我骑上小电驴,快步来到茁茁园,和露珠打个招呼,和锄头握手,争取在虫儿没睡醒前,农活干到太阳无声无息巡园。一旦阳光在茁茁园划了势力范围,蚊子就借力在我的眼前吵闹,时不时来亲吻。你动手扇,它们迅速逃到另一侧,手刚一停,它们立马起哄,低声嗡嗡,十分刺耳。你动手拍歇在额头的蚊蝇,它们闻风速逃,你拍痛了自己的头,它们却毫发未损。

无论你多努力,茁茁园的杂草比你更拼命,它们日夜疯长,盖过了茄子、辣椒苗,遮了番薯藤叶,欲与棚架上的丝瓜、南瓜试比高。

家里的空调,分分秒秒喘气,闲人一整天窝在空调房里,短裤拖鞋陪伴。

明晃晃的阳光,像一把刀,

闪耀着光。偶尔暴露在太阳底下,阳光似针,扎得脸蛋脖子痛。大街被太阳烤得柏油味弥漫,两边的梧桐树叶被晒得卷叶发黄,水泥地上偶尔会有烤焦的小蛇和蜥蜴。

夕阳西下,橘红色、橘黄色的晚霞,把天边抹成一幅幅狭长的油画。夜里偶尔有丝丝的凉风,人们要么开窗户迎接,要么在江边的绿道慢行,要么在桥上借风。

小溪里,每隔二三百米,就有一个人头戴闪亮的探照灯,时而往水里窥探,时而在溪岸边整理,那是捕溪鱼、摸溪螺的行家。

早市半边灰白半边紫的茄子、灰红色的西红柿、皱着皮的丝瓜、黑灰斑点的蒲瓜、弯曲驼背的黄瓜,任凭人们反复挑选。摊主说是夜里摸来的正宗溪螺,有几只吐着泡,缓缓地叠在同类的身体上。

柳育谈



图据AI生成

## 西瓜与旧夏

热风漫过老街  
这个夏天  
多了沉默,多了焦灼  
蒲扇摇碎晚风  
凉茶压下喉间的燥热  
一缕清风,悄悄藏进窗

最动人的那一笔  
是剖开青皮下的鲜红瓜瓢  
一口凉甜滑过  
抚平身上发烫的褶皱

想起我少年的时光  
没有冰箱、没有繁多消遣  
老井围着一捧凉意  
一家人守在井边  
等瓜浸透清甜  
满室烟火温柔  
是旧时光独有的底色

伏天是对时光的打磨  
守一缕淡淡的瓜香  
在滚烫的烟火里  
活成从容温热的模样

纪鹏

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## 一架蒲瓜滋味长

闲暇时刻回老家,母亲下班后总要去菜地里,摘些新鲜的蒲瓜。她说这些夏季瓜果都是自家种的,带回城里分给我与妹妹家。

蒲瓜是葫芦科葫芦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,俗称葫芦、瓠子、扁蒲、蒲仔等。在江南一带又叫夜开花,名字颇有几分诗意。据说因其花于黄昏绽放,我未曾亲见蒲瓜开花,但总觉得这名字里藏着农人的辛勤与汗水。日日耕耘,却难得驻足看一朵花的开合。若是文人雅士听了,要添几行闲愁。

我最爱吃的还是蒲瓜放汤,把蒲瓜切成片状,放入笋干菜、鸡蛋、榨菜丝等配料。这样搭配,味道很鲜,也很下饭。

蒲瓜老了便不能食,瓢化为丝络,成了洗碗的瓜筋。从前家家户户备着,蘸了草木灰擦锅,能去油去污。现今超市货架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清洁球,瓜筋几近绝迹。偶尔在古镇老摊见到,倒要驻足片刻,那枯褐的丝络里,缠着多少过往故事。

而今大棚蒲瓜种植,四季皆有,反少了那份期待的郑重。我至今记得童年在村里伙伴家的蒲瓜架底下玩耍,仰头看见黄花掩映,引来蝴蝶翩跹。那时不知那就是夜开花,更不知多年后,我会在异乡的厨房里,为一盘炒蒲瓜而恍惚。

蒲瓜最后还是要谢架的。秋风吹起时,藤蔓枯槁,最后几只老蒲瓜在风中摇曳。农人收了种子,翻地备冬,一切归于沉寂。然而种子在陶罐里静眠,待到来年谷雨,又要破土而出。或许人生就是这样,大多都是这样循环。花开花谢,有道是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

叶远钦

## 夏日荷池

熏风雨后送清凉,  
菡萏弄影吐芬芳。  
喜见飞鸟唱枝丛,  
欣闻群蛙争打响。  
千里池水鼓鸣唱,  
万叶含烟泛翠光。  
怡然秀色醉眼眸,  
收进诗囊韵更扬。

谢安芬

## 题松阳西坑

高低庭院依山展,  
茂盛杉枝屋顶扬。  
云里听蛙添逸兴,  
窗前闻鸟话岁长。  
林间野路风微爽,  
岭上民居暑至凉。  
空气清新称福地,  
村庄秀丽现容光。

杨向明